

愿宁波涌现更多的音乐名片

——写在歌曲《美丽的心灵》问世40周年之际

锐观察

沈浩杰

10月26日，是浙江省第24个环卫工人节，又正值纪念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之际，我不由得想起我市文艺界的一位老前辈——曾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文艺干部的著名词人陈雪帆，及他创作的一首讴歌环卫工人的歌曲——《美丽的心灵》。

“曙光透进路旁的林荫，铃声打破黎明的寂静，姑娘驾驶清洁车……”1980年，《美丽的心灵》一经问世即风靡祖国大江南北，荣获该年度“全国优秀歌曲奖”，词谱被全国26家报纸杂志相继转载，并与另外三首经典歌曲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》《青春啊青春》《雁南飞》一同入围东京国际歌曲大赛，最终被选入亚洲太平洋地区国际音乐教材，还编入了当时的小学语文课本。可以说此曲堪称宁波的一张瑰丽的音乐名片。

无论谁初听此曲，只要歌声一“沾”上耳朵，就能使人浑身充满活力和阳光，仿佛置身于那个纯真而又充满激情的年代。那轻快的节奏，奔放的旋律，展现出由黎明、铃声、姑娘、清洁车、建设者、百灵、晨风、情侣、林荫、街道等元素组成的“可爱的城市”风貌。听曲所感，可以用“阳光”“优美”“轻快”“健康”“深情”“催人奋进”等词语加以形容，让人精神振奋，心境明澈，心中升腾起对这座城市和像环卫工人那样所有普通劳动者的热爱、尊重。

陈雪帆之所以向世人歌颂那些最不起眼的甚至被人“瞧不起”的环卫工人，是出于感恩之心和职业敏感，出于激发和弘扬社会文明的使命感。《美丽的心灵》不仅展示了宁波普通劳动者的美丽、健康和快乐，也表达了一位艺术家为人民而歌唱的强烈责任感。歌曲将社会文明与音乐文化完美融合，成为宁波这座城市一道美妙的风景线。

一首经典歌曲的歌词和旋律是感动的直接触发器，其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动人的故事。正如魏巍的名篇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开头所写的：“在朝鲜的每一天，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”，作为宁波市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的陈雪帆先生，也是一位曾历经抗美援朝连天炮火、罗布泊核试验基地漫天风沙洗礼的英雄、“最可爱的人”。1975年，积劳成疾的陈雪帆回到家乡宁波休养。在此期间，他时常被一些人身

上勤劳、善良、朴实和真诚的品德所打动，这些人中就包括环卫工人。

1979年秋天的一个清晨，陈雪帆在中山公园一带晨练时，又看到许多环卫工人在扫街、清运垃圾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尽管环卫工人在社会上常遭受嘲讽和鄙视，生活待遇也不高，但他们却依然精神饱满，数年甚至数十年如一日地忙碌着。此刻，刘少奇同志1959年10月26日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的那句名言又在他耳畔响起：“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，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，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。”清洁工人是平凡的，但他们“甘沾一身脏，换得万家净”的崇高精神深深打动了陈雪帆的心，多年来积压在心头的感动瞬间爆发，回到家后他立即提笔创作，当天，歌词《美丽的心灵》一气呵成。

不久，歌词经宁波六中音乐教师范盈庄先生带至杭州，亮相于全国歌词学术会议。当时，另一位宁波籍著名音乐家周大风先生也欣然将歌曲推荐给《浙江日报》并得以发表。其后，吉林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、作曲家金凤浩收到浙江省文化厅发给他的一本歌词集，其中一首《美丽的心灵》引起他的强烈共鸣。为此，他每天漫步长春街头，体验、观察清洁工人的劳动生活，在生活中获得真实感受，创作出轻快、流畅而富于民族特色的音乐主题和旋律。著名歌唱家朱逢博一收到歌谱，也被歌曲的风貌精神深深感染，她从上海唱到杭州、武汉，又从广州唱到天津……《美丽的心灵》成了她最爱唱的歌曲之一。

回忆这首歌的诞生过程，陈雪帆认为，词曲作家和歌唱家天各一方，素昧平生，之所以能产生共鸣，“是因为清洁工人的美好心灵把我们三人的心连在一起了”。

可以说，《美丽的心灵》萌发于善良与感恩之心的碰撞，成就于词、曲作者及演唱者对歌曲的强烈共鸣，流传于所有向往真、善、美的人们心灵之间。

用美的手法展示感动，唤起感动，留住感动，应该是所有艺术工作者内心本已存在的萌动和使命。以陈雪帆为代表的宁波老一辈艺术家一身正气，深入群众，心贴百姓，为最普通的劳动者歌唱，这份可爱与可贵，必然长久地鼓舞人民，激励后学。

音乐不仅是城市的重要文

化元素，也是弘扬城市精神和地域文化最直接、最长久、最深层的介质之一。它能将美好的思想、情感和深厚的文化历史融入旋律，感动人心，润物细无声地滋养并提升城市文明。宁波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音樂之城，无数音乐宝藏亟待挖掘。我们用心呵护音乐，也就呵护了这座城市的人民的心灵和梦想；用心宣传像《美丽的心灵》那样的音乐名片，也就

宣传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和形象。希望宁波有越来越多的音乐工作者像陈雪帆一样，用心地去感受这个城市跳动的脉搏及呼吸的气息，创作出更多像《美丽的心灵》这样流传40年而不衰的经典作品，从而铸造一张张瑰丽的城市名片，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现宁波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。

(作者系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)



日暮沧波起

岑其 绘

王范地的弦歌余韵

楼伟华

镇海蛟川五里牌村，是一个靠近繁华市区的“城中村”。几天前，这个小村庄突然热闹起来，十余位国内顶尖的音乐家来到这里。

他们是来寻访一位音乐大家的弦歌余韵的。这位音乐大家名叫王范地，五里牌村是他的祖籍所在地。不久前，十余位音乐家来宁波参加《回响》——王范地经典作品回乡献演系列活动，寻访王范地故里是活动内容之一。琵琶演奏家、宁波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傅丹，是这次活动的积极推动者，她说：“就凭王先生一首琵琶曲《天山之春》，便可以在中国音乐史上流芳千古，而他的艺术成就远远不止这些。”

王范地从小喜欢音乐，一开始拉二胡，进入上海滑稽剧团，担任乐队主胡。艺术是触类旁通的，后来王范地又“玩”起了琵琶，成为北京电影乐团的一名琵琶演奏员，为很多电影配乐过。

1957年，24岁的王范地参加世界青年和学生双节音乐大赛，获得器乐比赛金质奖章第一名——这是中国民族器乐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上获奖。1964年，中央音乐学院成立，王范地调入该院成为一名老师。传授琵琶技艺之余，王范地延请故宫博物院、避暑山庄的文物专家，给学生讲解楹联、匾额的文化含义，提高学生的国学修养。他带着学生们赴全国各地采风，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。教学的同时，他创编了《天山之春》《送我一枝玫瑰花》《红色娘子军随想曲》《澜沧春晓》等琵琶独奏曲，并录制成唱片和盒式磁带。这些琵琶乐曲，成为每一位琵琶练习者的必学曲目。王范地兴趣广泛、多才多艺，会几十种乐器，他想以此来丰富琵琶的音乐语汇和表演技巧。凭此，王范地“玩”成了中国当代演奏家、作曲、教育、理论研究于一身的琵琶艺术大师。

为了实践自己多学科交叉的教学理念，上世纪90年代，王范地创建了“华韵九芳”。这个小型的民族器乐团队由9位青年艺术家组成，演绎中国的民族乐曲和王范地创作的乐曲。这9位姑娘，现在都成为中国顶尖的演奏家。在这次“回响”活动中，她们中的4位来到自己老师的故乡献艺，她们是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飞、中国民族管弦乐协会会长吴玉霞、著名古筝演奏家李玲珍、著名扬琴演奏家林玲。宋飞曾经跟王范地学习琵琶，主要演奏文曲。王范地对宋飞

说：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二胡演奏家，必须博采众长。于是宋飞在学习二胡的同时，兼修了13种民族器乐，并把琵琶名曲《大浪淘沙》改变成二胡独奏曲。宋飞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、中国戏剧学院副院长，她说：“先生一直不喜欢张扬，反对别人叫他音乐大师。他也没有担任过什么耀眼的职务，但在中国每一位民族器乐演奏家心目中，他永远是一座丰碑。”

中央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主任、著名琵琶演奏家章红艳，在王范地艺术研讨会上动情地回忆道：“王先生虽然不是我专业老师，但我仍然向他求教过琵琶演奏艺术，他还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。3年前，先生逝世的那天上午，我正好看有一个演出活动，当我弹奏第一个音的时候，突然弦断音止。我换了一根弦时，还是弦断音止……”说到这里，章红艳哽咽了。

中国音乐理论权威田青教授，当年受王范地所托，担任“华韵九芳”的艺术顾问。这次，他也来到了宁波。他说：“王先生是一位真正视艺术为生命的传统文人。他不仅仅是一位技艺高超的演奏家，更是一位造诣深厚的音乐理论家。他不但兼修了中国的民族器乐艺术，还融合了西洋音乐理论。中国的古代文人，都在追求诗书礼乐的结合，王先生则是以琵琶艺术为载体，成为一位音乐文化大家。”

田青还回忆起王范地的一桩逸事。王范地曾经把广东传统乐曲《双声恨》，改编成琵琶曲，圆熟地演绎了牛郎织女爱与恨的故事。当年，曾经有唱片公司要录制《双声恨》，他们认为只有请王范地亲自来演奏才够味。过去的《双声恨》传抄谱中配有歌词：“愁人怕对月当头，绵绵此恨何日正当休，梅教夫婿觅封侯……唉呀，恨悠悠，几时休，飞絮落花时节一登楼，遍洒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，别离愁……”王范地创作的《双声恨》琵琶曲，开始的慢板段落，色彩暗淡，曲调哀怨缠绵，多段旋律的重复如泣如诉，深沉悱恻，凄怆之情可见一斑。后面快板乐段的反复加花演奏，速度渐快渐强，明朗有力，表达了对美好生活向往。

一如五里牌村那样，低调了一辈子的王范地，也许根本没有想到去世后，他的艺术理念会弥久地影响着新一代艺术家，想不到故乡的人们对他依然充满深切的怀念。

梨园笔记

车厘子

9月18日、19日、20日，连着三个晚上，赶到宁波逸夫剧院，观赏分为上、中、下三本的全本昆曲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一睹领衔主演沈丰英与俞玖林两位昆曲名家的风采。

头天晚上，我坐在剧场前排靠左的位置，第一出“训女”开演，沈丰英扮女主角杜丽娘从上场门背对观众出场，缓步到九龙口转身亮相，正面恰朝着我的方向，只见她水钻头面光芒闪耀，一双明眸晶亮，眼角含情的模样，那一刻我顿觉喉咙发紧、胸口发闷——这就是我多年来等着盼着一亲芳泽的杜小姐啊！现在终于近在眼前了。

说起来，我与昆曲是有情缘的。2005年至2009年间我在江苏无锡上大学。无锡与苏州一向并称，代表江苏省内最为富庶的苏南地区，而在地理上，当年我们从无锡火车站出发，坐上最慢的绿皮火车，半小时也能到达苏州火车站。尽管距离很近，但那时我对苏州全然陌生，更不知昆曲为何物。在无锡基本也听不到昆曲，无锡本地流行的戏曲剧种是锡剧，跟我们宁波本土的甬剧类似，都源于滩簧，比较草根。无锡话也类似于宁波话，在吴方言里都算“硬”的，而苏州话则是出了名的软和糯。以上讲来似乎颇为神奇，苏、锡两地如此邻近，风土差异却相当大。

牡丹情缘 青春梦圆

——全本昆曲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观后

然而冥冥中安排了我和昆曲的缘分。2005年年初，还是高三学生的我，在老家过年，电视里正播着春节戏曲晚会。当丝竹声响起，一对白衣戏装的青年男女演员圆口轻启、清声哼唱，相互依偎着，缓步从台下走到台上，水袖翻飞、深情表演的镜头出现时，我的眼睛耳朵一下子就直了，这是什么戏？怎么会这么美？人美、曲美、词美！它跟我们就这常见的越剧大不一样！后来我才知道，那种戏叫昆曲，那出戏是《牡丹亭》的一个片段，女主角叫杜丽娘、男主角叫柳梦梅，那对青年演员女的叫沈丰英、男的叫俞玖林，是苏州昆剧院的。

日后的生活中，我便留意许多文艺作品中与昆曲有关的细节，譬如，看白先勇的小说《游园惊梦》，杨凡的电影《游园惊梦》，余秋雨的专著《笛声何处》等等，一点一滴、一丝一缕，慢慢拼凑出我对昆曲认知的大致轮廓。

等我了解到白先勇先生监制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时候，已经在无锡上大学了。犹记得那时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强调“进高校”演出，几年下来全国知名大学基本走了个遍，但偏偏就是没来过近在咫尺的我们学校，大概我们学校的人文氛围还不够浓厚。当年的我，曾在电脑上反复观看上、中、下三集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每当视频打开，“巾生魁首”汪世瑜老师演唱的片头曲即《牡丹亭》原著中的“标目”《蝶恋花》响起的时候，我就会忍不住跟着学唱：“忙处抛人闲处住。百计思量，没个为欢处。白日消磨肠断句，世间只有情难诉。玉茗堂前朝复暮，红烛迎人，俊得江山助。但是相思莫相负，牡丹亭上三生路。”

2009年下半年我参加工作，12月到北京出差，其间去北京大学找高中同学时，无意间发现北大校园里张贴着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和《玉簪记》演出的海报，男女主演正是俞玖林、沈丰英，我惊喜莫名，连忙去买票，但因为时间关系，我只能选择看12月16日晚上的青春版《玉簪记》。16日晚，我兴冲冲赶到北大百年讲堂，欣赏精选六折戏的《玉簪记》，俞玖林、沈丰英这对

黄金搭档塑造的潘必正与陈妙常。戏实在精彩，说起来这还是我头一次现场观看昆曲演出。当晚的另一大惊喜应该是见到了白先勇先生本尊。演出结束谢幕时，他亲自上台，一如既往地讲了一通饱含热情的话。还沉浸在兴奋中的观众们在走廊里排起长龙，逐一走到白先生面前，请他签名留念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。

在宁波工作后，我的业余生活里依然少不了昆曲的元素。近年来在宁波开展的跟昆曲有关的活动，我几乎都参与过，当然，也不会错过每一场到宁波演出的昆曲。这些年，苏州昆剧院以每年至少一场演出的频率，把好几名角送到宁波，但我与心心念念的“白牡丹”始终是缘一面。尽管2014年5月苏昆就来宁波演过所谓的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”，俞玖林老师也依旧担纲男主，不过那次的女主却由年轻演员刘煜出演，而非沈丰英老师，并且内容缩减只演一晚，换言之，真正完整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自2004年问世百周年纪念、历经全球巡演数百场之后，迄今



还没到过宁波，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。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巨大成功，世所公认，十多年的打磨，千锤百炼，已臻完美，后辈的青年演员尽可以照这个路子一直演下去。然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又有一个很大的特殊性，那就是这部戏从创排之初就是为沈丰英和俞玖林两人量身定制的，如果主演换人，就很难再说是大众心目中的“青春版《牡丹亭》”了。

戏虽不老，人终会老，一晃十六年，当年二十几岁正青春的主要演员，如今也已四十出头人到中年，俞玖林成了主持工作的副院长，沈丰英远嫁香港少回内地，要这对“璧人”再同台合作越发难得，原班人马的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真是看一场少一场了。

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倍加珍惜这次在家门口看全本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演出的机会，也算抓住了“青春的尾巴”。

昆曲青春版《牡丹亭》海报